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太宗敕建無佞府

次日，太宗下令，封呼延贊御禁太尉，滄洲橫海節度使。楊令公左領軍衛大將軍，歸命無佞侯，三營總管中正軍，雄州節度使。楊延昭倉典使，迎州防禦使，三千里界河南北招討使。楊延嗣三關排陣使，潞州天黨節度使。又以淵平等死於王事，俱追贈為侯，立廟以祀之。以六郎之名犯武功郡王之諱，敕賜名景。又將金花柴郡主賜配，以彰獨力救朕殊勳。六郎謝恩畢。太宗復下命於天波門外，金水河邊，建立無佞府一所，與令公居住。又賜金錢五百萬，與令公蓋一座清風無佞天波滴水樓，以旌表之。有詩為證：

九重寵異殊勳績，特立清風無佞樓。

太宗封賞畢，楊令公等謝恩出，至無佞府安置家眷住下，竟往雄州任所去訖。

卻說大遼耶律休哥等聽得耶律訥在汾陽戰勝宋兵，遣人奏蕭后進兵，以取汴京，后設朝與君臣商議南下。右相蕭撻懶奏曰：「小臣願領兵二萬前去，與宋取金明池、飲馬井、太原城。如大宋肯還此三處，則暫屯兵於隘，俟其釁隙。不然則起傾國之兵，攻其土門。」撻懶得旨，即日與大將韓延壽、耶律斜軫引兵從瓜洲南下。

聲息傳入汴京，近臣奏知太宗。太宗怒曰：「賊騎屢寇邊廷，朕今親征，以雪幽州之恥。」寇準奏曰：「陛下車駕頻出，輕褻萬乘之尊，而無威望震服天下，使北番渺視，不以為意。依臣之見，命一大將征之足矣，何勞聖駕親出？」太宗曰：「誰可領兵前去？」寇準曰：「潘仁美邊情諳熟，命統軍征之。」太宗允奏，即降旨授仁美招討使，統軍都元帥，領兵征剿北遼。

仁美領旨回府，憂形於面。其子潘章問曰：「聞大人領兵北伐，威權極矣，何為不樂？」仁美曰：「缺少先鋒，故懷憂也。」章曰：「大人何忘之？楊業可矣。向日之仇，由此不可以報乎？」仁美一聞章言，喜不自勝。次早進奏曰：「乞陛下授楊業父子為先鋒，同進征遼，則賊不足破矣。」太宗允奏，遣使往雄州調遣楊業。

詔曰：北番入寇。朝野征忪。今命仁美為行營招討使，

爾業父子三人為先鋒，征剿遼賊。詔命到日，即赴代州行營聽用。毋違。

使臣賚詔既去，寇萊公赴八大王府中言曰：「仁美怨恨令公，深入骨髓。今舉為先鋒，只恐害之，誤國大事。」八王聞說大驚，即入奏曰：「令公昔射仁美，今舉為先鋒，恐仁美挾仇肆虐，於軍不利。」仁美即趨前奏曰：「今共王事，即係一家，豈有家人而害家人之理乎！臣決不效小人之所為也。」太宗心亦持疑，遂命呼延贊為救應，使潘仁美等領兵十萬離了汴京。

不日至代州，代州傅昭亮率眾迎接。仁美入公館坐定，昭亮參畢，仁美問曰：「汝知某處可以下寨？」昭亮曰：「此去西北，地名鴉嶺，可以下寨。」仁美遂引軍至鴉嶺。剛立營寨，軍士報韓延壽領兵搦戰。仁美大怒，披掛上馬。韓延壽殺到，仁美令劉均期出戰。交馬一合，均期中鞭，負痛走回。又令賀懷出戰，交馬二十合，賀懷中箭，敗回本陣。仁美見二將俱敗，親自奮勇殺出。交馬十合，亦敗而回。

次日，仁美升帳言曰：「此賊本領甚好，急難破之，將奈之何？」王侁曰：「此賊惟楊先鋒可以抵擋。在他人則不能矣。」仁美曰：「楊家子父因何不到？」言罷，軍士報楊令公參見。父子三人下馬入見，仁美怒曰：「軍令，刻期不到處斬。今汝為先鋒，尤為吃緊，今既違法，當得何罪？」遂喚刀斧手推出轅門斬首示眾。有詩為證：

一作先鋒是禍胎，讒邪懷忿害英才。

茲辰繼業無先見，何事遲遲不早來。

六郎向前告曰：「遼發三路軍兵殺至三關，小將父子戰退方來，是以違了限期，乞太師寬恕罪名。」呼延贊在傍勸曰：「乞元帥姑免其罪，待明日出陣立功贖之。」仁美依勸，遂放了令公父子三人。仁美暗想，延贊在軍臨守，難以謀害令公，遂心生一計，乃謂延贊曰：「軍中缺少弓箭等件，汝往代州取來應用。」延贊辭別仁美，竟往代州去訖。

令公辭仁美，退出本寨。至夜仰觀天象大驚，見太白星引著尾宿入於鬼宿之中，乃曰：「老漢數難逃矣。」

次日，令公參見仁美，言曰：「彥嗣日早擄掠，蔚朔二城空虛，可令吾兒六郎領兵埋伏於二城連境之所，以邀截其接應之兵。業領一軍襲蔚朔二州山後，則大遼九州唾手可得矣。」仁美曰：「老匹夫！是好，你父子遠去避鋒，令我於此處當敵。」令公曰：「無妨，著呼延贊保元帥深溝高壘，以拒延壽。不旬日業領得勝之兵回來破之，有何難哉！」仁美曰：「捨近取遠，倘若不勝，反傷銳氣。」言罷，忽報遼兵索戰。仁美著令公出馬。令公曰：「今日日辰不利，北人不知書義，故無所忌。我南方知書，每事擇日，故有所忌諱。且賊勢甚盛，姑避其鋒，待他軍兵少懈，驅兵殺出，必獲全勝。」仁美曰：「周以甲子日興，紂以甲子日亡，擇甚吉日？今汝為先鋒，千推萬拖，懼怯如此，何以激勵諸軍？速披掛出馬！再勿饒舌。」護軍王侁言曰：「將軍素號無敵，今見敵推拖不戰，得非有他志乎？」令公曰：「業非畏死，時有未利，徒傷其生，不能立功，業乃太原降卒，其分當死，荷蒙聖上不殺，授以兵柄。今遇敵豈敢從之不擊？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之功，以報聖上之恩耳。然諸君責業有異志，不肯死戰，尚敢以自愛乎？當為諸君先行。但陳家谷，諸君幸於此處張設步兵強弩，以相救也。不然無遺類矣。」言罷上馬領兵出寨。言曰：「元帥只要設謀報復私仇，不想誤國大事。」忽抬頭望見遼之旗幟，大驚揮淚言曰：「哀哉痛哉，今生已矣。」六郎曰：「大人何出此不利之言？」令公以手指曰：「那裡不是傷生之兆？」六郎定睛望之，只見遼兵旗上前畫一羊，後畫一虎撲之。六郎曰：「凶吉此何足憑。仗天子洪福，自足以勝之矣。」有詩為證：

遙見番旗虎撲羊，令公兩眼淚灑惶。

聖朝福縱如山重，難保英雄不喪亡。